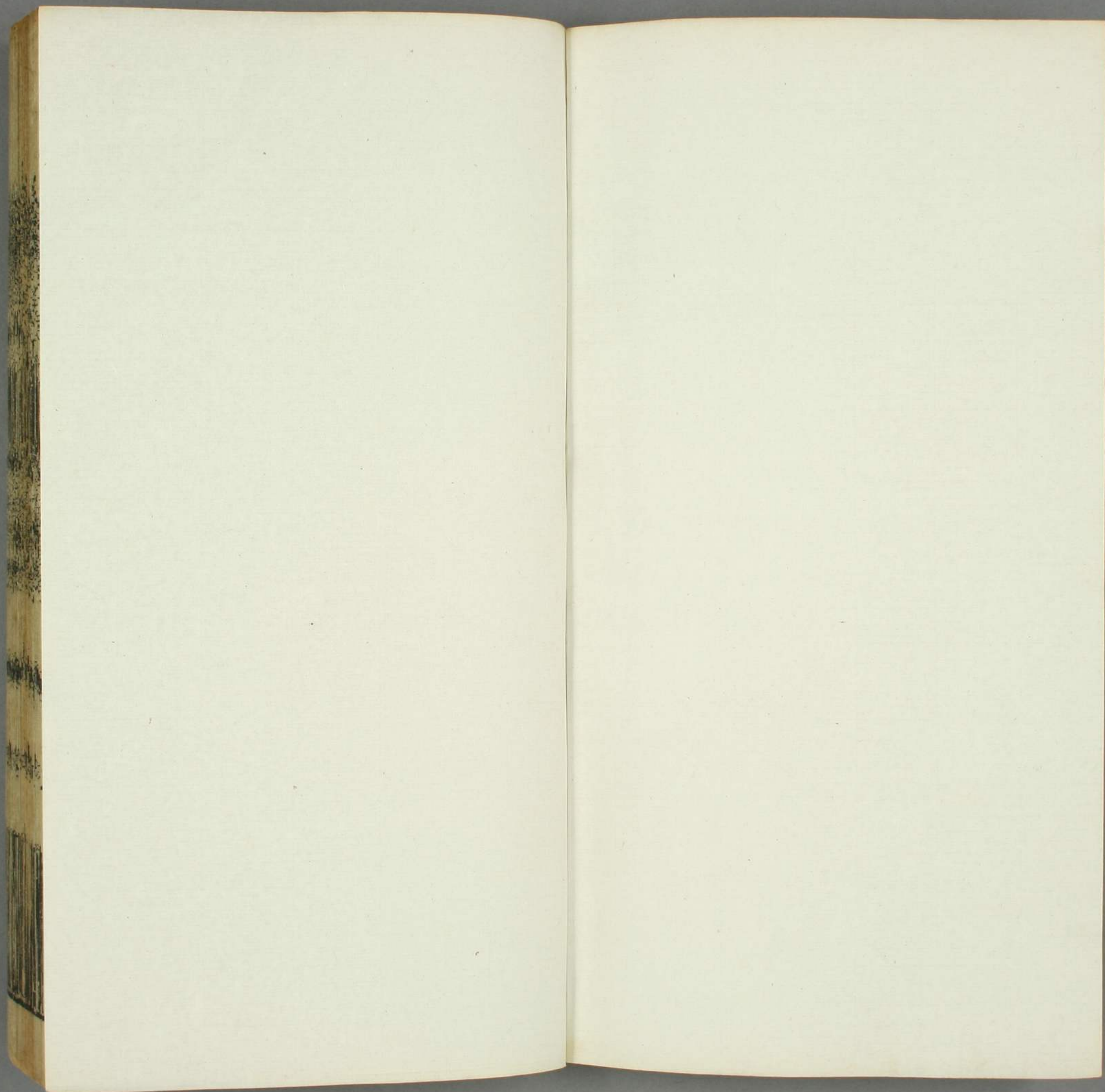




伊4
1046
54

卷百八十之百八十三
經籍





特
74
1046
54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

鄱陽 馬 端臨 賈與 著

經籍考

經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古師

日委曲防閑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章昭曰周禮三百六十一

每事為制也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禮

經三百章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及周

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石倉最明

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

中蘇林曰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

三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有倉等

東方朔

利
289
54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曰曰齋與愈同愈勝也○劉氏曰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衰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于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

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張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

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雖廁其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註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

通計曰書二百一十一部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

失姓名七家元行中以下不注錄十

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

內十一部儀註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

內一部儀註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

儀註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亨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

婚後喪祭朱子語錄知者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它書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它儀禮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 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必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

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大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儀禮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賈公考撰齊黃慶隋李孟慈各有疏義公考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

政筮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
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
不待胥胥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土
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異將尋
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
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
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為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
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折條題要其上遂為完
書附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為書
也於奇辭與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
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
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
然闕不可攷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
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
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
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設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
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
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
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
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宋子曰張淳云知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
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

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於劉說所訂之設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它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它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

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為家禮二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歲時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

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以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 禮書異時必有

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統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吾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餘晦庵之婿號勉齋始晦庵

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朱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羶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個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繫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此之時獻神處少只說奠酌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殺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

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長篇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其嘗備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備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備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改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疾大夫之禮關於綱

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廢此大變者咸出矣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備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舉廟已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後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如意備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

惟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倍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業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後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具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後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後因敏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為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備祭禮即以其書藁本授後曰子其讀之蓋欲後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後受書

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牴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藁本併刊而從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藁本未有取其書而脩定之者顧後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括藁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為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文獻卷一百八十一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
有張淳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
傳又為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官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
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
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
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
周公致太平之跡求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
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類
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

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
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
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
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先儒
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存孝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續亂不經
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
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康成傳覽以為周公致太
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
攷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
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
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

說子春河南儀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
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
子也駟字季長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
敢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
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
者還有一句干彼吾人身心上事否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
但其言語是它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
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
作此書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
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
不得

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
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
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
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踔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
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
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
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士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
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
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
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
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

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殆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併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門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

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大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三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以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社頤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疆人者也立法以疆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峯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復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措克之所為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于民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碎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為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惟利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受事代王受青灾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數寡又曰去其奇衰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為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來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

利惟利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受事代王受青灾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數寡又曰去其奇衰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為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來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

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閭人掌守王官中門之禁說者以為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邶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中禱祠饗禴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簋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異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饗禴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為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為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

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誠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為冢宰者真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職也王安石以為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備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相靈置私

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獲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鹽人等十有六官以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不暮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為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為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廣置宮闈袞衣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三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書春秋配乎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闕閭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散莽之偽書

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雖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
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
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
介甫之執復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
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有
里以至五十里而鄉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
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
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
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
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土地
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
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

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
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
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
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
旗致民行其藝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
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
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予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
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無
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蔽無由生
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廢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
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
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

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徃徃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繞再朞而巳及瓜矣其有疲便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媿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天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死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歎易則設施有所不及豈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并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為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

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必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

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

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碩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煩擾者乎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饒國人粟戶一鐘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代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貧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也然左氏所述鄭宋齊

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
鄭宗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
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
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
徒也然非鄭宗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
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規則利病可以周知故
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踈
踈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
除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
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
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
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典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眾
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章異
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
周禮詳其目則鄭眾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
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

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為經禮充為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石經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偽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攷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維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官鉤問孟子周定班爵祿之法孟

子以謂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况經秦火乎考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歛財聚貨瀆祀煩民冗碎詭異離去人情遠甚施於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厥後唯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園上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姜氏曰子氏趙嬴姓京乃令帝文稱帝姬噫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父之禍難並起莽曾無以異始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跡掃蕩殆

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知其數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又知夫立政造事進而復之之為尤難新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放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諸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十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傳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立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鄉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以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

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
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
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
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
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
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先生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
同之禮既畢則降而內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
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
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
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
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溥熙中樓鑰刻之求
嘉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
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
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
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
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
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
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
都成鄙故謂之間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繫故謂之
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并
其員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
織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

文法卷八十一
經籍考
四

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為廉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攷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五乘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一卷

黃慶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詳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

井冽於遠穀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暇亂顛錯錢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

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遂鄉遂溝洫下二節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鄭錫周禮解語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鑿淳熙中錫為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樵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括蒼林倚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華父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

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

戴說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

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

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

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文獻卷百八十一
禮記正義七十卷
夾深鄭氏曰戴聖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揚州刺史
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
賓客為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
聖漸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為禮家之
宗身為賊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
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
少儀者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
玉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
書乃戰國賢士為之 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
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
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
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
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主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
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頗有
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依二書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當時此
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使用此等人議之 鄭康成是箇
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
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者江
左尤盛其為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為
勝今據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答曰鄭注自好看注者疏
自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璵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雖
以禮記為月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
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
等八人為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曰是別行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熙
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篇集賢院別為之注厥後
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

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註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
館脩撰韓丕張昞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
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群
論復以改作為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晁氏曰為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
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
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
敬一言足以敵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
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嘗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一卷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梁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也讀書目始別載之

方慤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攷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

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三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

女儀

朱子雅學辨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

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灑柄入手開道之

際當改頭換面隨且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任世出世間兩無遺

限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藝禪

即書今不見於語錄用此之故元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

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

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

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

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

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為

說皆此書之類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

文獻卷百八十二 五經考

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按王蘇公
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
民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以
知者必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
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
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塾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
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為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
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至大學則煩補
正其脫簡闕文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看來者去只者注解便

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二部大學在我胸中而
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者某底不用用聖賢
許多工夫亦者聖賢底不出伊川舊日教人看大學那時未
有解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大學解本文
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或問未要者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中庸一篇某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
者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中庸自首章以下
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
子曰字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天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
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
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問中庸編
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

處又不欲盡利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秘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鶴山為作序孔子間居講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四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篇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倉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始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

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傳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記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錄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本文多錯

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它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

盤銘則又切似箇船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溥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

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波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數迷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闕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靈息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盡極精緻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息經明行脩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詁商略其可否為禮學之最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樂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頰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它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价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三禮圖二十卷

晁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湛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儀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盖用舊圖本六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于先聖殿後北軒之奎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為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

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家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畫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媲美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叙州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

陳氏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辨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夾深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不交卷百八十一

經音考

一五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錄之因託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聞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
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隋志附論語類中今遷于

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

晁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
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徵成也獻賢也孔子
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
足以成之故我
不得成此禮也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
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
亦因也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
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裒諱貶損不可書

經籍考

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大傳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

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廁之聖經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畧內世本十五篇至漢大年記五篇入史門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各五家王玄度以下不著餘二十三

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

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

士燮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

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

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脩定春秋

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

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
燹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燹并宋以
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措何也隋末唐初左學
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云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
正觀十二年孔穎達承詔脩疏亦微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
義立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
抄出獨存左氏攢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
音義燕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韻亦無決擇德明為國子博士正
觀十七年也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
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燕恐差繆
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佚失陸無從審覆耳唐志陸
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辨疑耳余患苦此
又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
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
疇元錫來從余游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
成勞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
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
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
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是者
眾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
為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
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
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脩之春秋其本

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
經文各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
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
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郟左氏以為郟
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郟乎曰微乎會于厥慝
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慝乎曰屈銀乎若
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
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
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
尹周之鄉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
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
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
餘雖世卿禮國政如季氏之徙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
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鄉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
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備之
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刪
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
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
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
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
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
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
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
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
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為
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
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
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
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
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
盟于蔑于昧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
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
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為
夫子所脩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
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
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
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
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
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
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為春秋本終於獲
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
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
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
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

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備之要故
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
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賢而
猷之使自趨之越七位反又七位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
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
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
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
无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
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
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
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
未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
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勝矣孔於嘗耐及
秦廢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
為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
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
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左氏傳是箇博記
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國秀問三傳
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故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
會往往不曾講學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
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

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

後散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倣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被文不闕唐及偽蜀諱而闕恆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語錄問公穀如何曰據它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

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問公
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
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
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
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之
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
今稱之然其散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
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
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獨
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備立明之傳以釋經後世
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散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夾溪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
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
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
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
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
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
學豈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
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
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
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

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畧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話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為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休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休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發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蔡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於是帥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畧各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主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為中書侍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甯以為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于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

研講六籍三傳孟窳父汪為徐充二州北伐失利屏君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窳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畧之孫畧在良史傳自畧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窳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畢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濫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者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蕃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鐵問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

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
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人讀太平寰宇記及
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
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
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
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晁旒以
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晁旒
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
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
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各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
已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
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
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
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
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
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鷲
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鷲非鳧鳧非鷲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
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
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
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
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

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李江夏黃復
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
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
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
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
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
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
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
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况以
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

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
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
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
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徃徃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
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
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
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皆
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
以為有傳癖觀此尤信

春秋釋例十五卷

正義考

三

陳氏曰唐劉蕡為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寄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一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軍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它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大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為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眾賈逵皆為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詔是正

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此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

春秋正義

經籍考

十四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輕傳極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此諸義疏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折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

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令太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仝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巽巖李氏曰全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辯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文獻卷百八十一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為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撫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為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備天水人微旨自為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皆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為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淳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二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為集傳集注又撮其綱例目為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淳請損益為質隨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為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寔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畧

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脩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禮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胥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此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為序義比例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為五篇承撫餘條為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為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為三篇大氏傳依杜氏之學以為說云

巽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梓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燾圖

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備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攷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成并邑之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釋文

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衷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若若之繼元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異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

哲者蓋齊項公係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元蜀以為韓子哲與楚

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

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

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晉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

小國二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舉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敷

經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

鈔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

孔子脩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

所錄今本題去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未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

血脉圖頗多踈略决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别有一

荀卿耶

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

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

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

最無義例前後抵牾不可編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

之司馬遷社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脉間

有疆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焚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論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裨經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

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或題云杜預之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春秋宗族名謚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畧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公纂泐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夫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泐自以先儒猶為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晁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泐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 春秋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撰其有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揚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筆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忘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經籍考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安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

石林葉氏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迭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畧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陳氏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絳羅而成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傳 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

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括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昧權如羸或利其多而昧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相無三季友卒習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發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惟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眾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錡希聲撰錡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橫渠春秋說一卷

晁氏曰張子厚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穎濱春秋集傳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政定十居龍川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悟疑自出已意為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為求之過

朱子語錄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畧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

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
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
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
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
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
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
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
門而入矣

朱子語錄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
它亦不為決然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
屬於魯自敗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
說隨之說亦然

陳氏曰畧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畧序文崇寧二年作蓋
其晚年也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它人之
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
者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予者幾希有李參
序

陳氏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願書而願以為不盡本意故更為
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春秋得法忘例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郊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為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潼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郊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王雱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巽巖李氏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魏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為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群其學蓋得之群群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學經頗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巽事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始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群牽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為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于溫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忘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釋聖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經不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殺之說殊不

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殺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 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當撰當眉山入嘗為列國諸臣傳効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今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海尉所傳 臣皆本左氏有見於它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 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晉州人解之父也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育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義

總論專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有三傳及啖趙諸儒記于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之序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春秋皇綱論 明例隱括圖 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間入館閣自有通義十二卷未見

左氏解一卷

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既潛享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其子慈問答而為此書鄒道卿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吳元緒撰

春秋後傳 補遺 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 五禮例宗 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其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

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迺近法家者流皆細繳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然例宗攷究亦為詳洽

胡文定春秋傳 通例 通旨 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銷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

陳氏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它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中興史志曰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忸怩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汪藻為之序

陳氏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春秋新傳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為之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為一通具載本文

春秋機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譜也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讞 共七十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

其疏畧目之曰讞其序攷曰君子不難於攷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必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解 本例 例要 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出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辨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 通例 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卿撰良史為東京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虜中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僅高閔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歿際春秋傳 春秋考 地名 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攷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差少然有所訛從首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春秋經解 指要 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祿彥光撰朱新仲為作序祿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議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分類外內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它書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

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它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傳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烈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

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它往往見野史竹書
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
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
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
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
謹如此後作者頗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
不釋經是書之在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為之也
由是言之徐子所謂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王之
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
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
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
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至於
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若不
多見書然嘗見唐闕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
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
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攷經之
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
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未攷其
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
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
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
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

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為發之枝

官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本以與同志者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魏審齋居仁為常州倅倅秦

檜賤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

者乎然則非湖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表上

之

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章指 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橫參政鑰為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

以實其所書公羊教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

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徐澗州春秋解序卷 知澗州徐其德撰水滸書殿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

史則事疑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

專於史也濟西河曲立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

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

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

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群誅大夫衆賤凡

春秋始終統紀所繫有公教以來畫為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

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

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

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

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

未敢從也

春秋經辨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床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邦衡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為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為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婿

左氏發揮六卷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為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或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頴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說 百論 共二卷

陳氏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氏紀傳五十卷

巽巖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立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記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于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緝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它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攸司馬遷

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宣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或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勾龍傳明甫撰後溪劉氏序畧曰勾龍君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城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君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宋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于朝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宗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
鄭眾賈逵虞飛唐因二人皆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
十事

晁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
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
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
非一人所為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
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
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吳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
語旋獵其英華俾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
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
之簡直峻嶽其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
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
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
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
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
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
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
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

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近世

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為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冢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三

文庫卷百八十三

糸糸

六

